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总主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勇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学术著作

驼峰空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
为维系中国抗日战争而实施的战略

著 ●〔美〕约翰·D. 普雷廷

译 ● 张兵一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学术著作

驼峰空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
为维系中国抗日战争而实施的战略

著 ●〔美〕约翰·D. 普雷廷

译 ● 张兵一

The Hump: America's Strategy for Keeping China in World War II by John D. Plating
Copyright © 2011 by John D. Plating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the original publisher of the titl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出版社授权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2)第11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驼峰空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维系中国抗日战争而实施的战略/(美)普雷廷(Plating, John D.)著;张兵一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229-07216-2

I. ①驼… II. ①普… ②张… III. ①中美关系—抗日战争—史料
IV. ①K265.06 ②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4751号

驼峰空运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为维系中国抗日战争而实施的战略

TUOFENG KONGYUN

[美]约翰·D. 普雷廷 著 张兵一 译

出版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秦琥

责任校对:杨婧

封面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陈永 吴庆渝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自贡兴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40mm×1030mm 1/16 印张:23.75 字数:390千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7216-2

定价:47.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

编纂委员会

总 主 编：章开沅

副总主编：周 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山田辰雄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马 振 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王 川 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

王 建 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方 德 万 英国剑桥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巴 斯 蒂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教授

西村成雄 日本放送大学教授

朱 汉 国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任 竞 重庆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

任 贵 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主编

齐 世 荣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刘 庭 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汤 重 南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步 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何 理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国防大学教授

麦 金 农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 玛玛耶娃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
- 陆 大 钺 重庆市档案馆原馆长、中国档案学会常务理事
- 李 红 岩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历史研究》副主编
- 李 忠 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李 学 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资料》主编
- 杨 天 石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杨 天 宏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杨 奎 松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 杨 瑞 广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 吴 景 平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汪 朝 光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 张 国 祚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办公室原主任、教授
- 张 宪 文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 张 海 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陈 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陈 廷 湘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陈 兴 芜 重庆出版集团总编辑、编审
- 陈 谦 平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 陈 鹏 仁 台湾中正文教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文化大学教授
- 邵 铭 煌 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主任
- 罗 小 卫 重庆出版集团董事长、编审
- 周 永 林 重庆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名誉会长
- 金 冲 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 荣 维 木 《抗日战争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徐 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 徐 秀 丽 《近代史研究》主编、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 郭 德 宏 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 章 百 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彭 南 生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傅 高 义 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教授
温 贤 美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
谢 本 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简 笙 簧 台湾国史馆纂修
廖 心 文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熊 宗 仁 贵州省社科院研究员
潘 洵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魏 宏 运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高建 刘志平 吴 畏 别必亮 何 林 黄晓东 曾海龙 曾维伦

总 序

章开沅

我对四川、对重庆常怀感恩之心,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因为从1937年冬到1946年夏前后将近9年的时间里,我在重庆江津国立九中学习5年,在铜梁201师603团当兵一年半,其间曾在川江木船上打工,最远到过今天四川的泸州,而启程与陆上栖息地则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回想在那国破家亡之际,是当地老百姓满腔热情接纳了我们这批流离失所的小难民,他们把最尊贵的宗祠建筑提供给我们作为校舍,他们从来没有与沦陷区学生争夺升学机会,并且把最优秀的教学骨干稳定在国立中学。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多么真挚的爱心!2006年暮春,我在57年后重访江津德感坝国立九中旧址,附近居民闻风聚集,纷纷前来看望我这个“安徽学生”(当年民间昵称),执手畅叙半个世纪以前往事情缘。我也是在川江的水、巴蜀的粮和四川、重庆老百姓大爱的哺育下长大的啊!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当然,这八九年更为重要的记忆是抗战,抗战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语。抗战涵盖一切,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记得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些岁月,连许多餐馆都不失“川味幽默”,推出一道“炸弹汤”,即榨菜鸡蛋汤。……历史是记忆组成的,个人的记忆汇聚成为群体的记忆,群体的记忆会汇聚成为民族的乃至人类的记忆。记忆不仅由语言文字承载,也保存于各种有形的与无形的、物质的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之中。历史学者应该是文化遗产的守望者,但这绝非是历史学者单独承担的责任,而应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因此,我对《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编纂出版寄予厚望。

抗日战争是整个中华民族(包括海外侨胞与华人)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战争。自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历次反侵略战争都是政府主导的片面战争,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软弱媚外,不敢也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所以每次都惨遭失败的结局。只有1937年到1945年的抗日战争,由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长期内战的国共两大政党终于经由反复协商达成第二次合作,这才能够实现史无前例的全民抗战,既有正面战场的坚守严拒,又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英勇杀敌,经过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壮烈抗争,终于赢得近代中国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我完全同意《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评价:“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抗战,不仅是反抗日本侵华战争,而且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脱亚入欧”方针的误导下,逐步走上军国主义侵略道路,而首当其冲的便是中国。经过甲午战争,日本首先占领中国的台湾省,随后又于1931年根据其既定国策,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野心勃勃地以“满蒙”为政治军事基地妄图灭亡中国,独霸亚洲,并且与德、意法西斯共同征服世界。日本是法西斯国家中最早在亚洲发起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最早投入反法西斯战争的先驱。及至1935年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变使日本正式成为法西斯国家,两年以后更疯狂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于日本已经与德、意法西斯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所以中国的全面抗战实际上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并且曾经是亚洲主战场的唯一主力军。正如1938年7月中共中央《致西班牙人民电》所说:“我们与你们都是站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最前线上。”即使在“二战”全面爆发以后,反法西斯战争延展形成东西两大战场,中国依然是亚洲的主要战场,依然是长期有效抗击日本侵略的主力军之一,并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2年夏天,我在巴黎凯旋门正好碰见“二战”老兵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国光复。经过接待人员介绍,他们知道我也曾在1944年志愿从军,便热情邀请我与他们合影,因为大家都曾是反法西斯的战士。我虽感光荣,但却受之

有愧,因为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决胜于疆场,日本就宣布投降了。但是法国老兵非常尊重中国,这是由于他们曾经投降并且亡国,而中国则始终坚持英勇抗战,并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最后胜利。尽管都是“二战”的主要战胜国,毕竟分量与地位有所区别,我们千万不可低估自己的抗战。

重庆在抗战期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二战”全面爆发以后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因而具有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与历史地位。然而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对于抗战期间重庆与大后方的历史研究长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至少是难以客观公正地反映当时完整的社会历史原貌。现在经由重庆学术界倡议,并且与全国各地学者密切合作,同时还有日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外国学者的关怀与支持,共同编辑出版《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堪称学术研究与图书出版的盛事壮举。我为此感到极大欣慰,并且期望有更多中外学者投入此项大型文化工程,以求无愧于当年的历史辉煌,也无愧于后世对于我们这代人的期盼。

在民族自卫战争期间,作为现役军人而未能亲赴战场,是我的终生遗憾,因此一直不好意思说曾经是抗战老兵。然而,我毕竟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亲历者、见证者,仍愿追随众多中外才俊之士,为《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的编纂略尽绵薄并乐观其成。如果说当年守土有责未能如愿,而晚年却能躬逢抗战修史大成,岂非塞翁失马,未必非福?

2010年已经是抗战胜利65周年,我仍然难忘1945年8月15日山城狂欢之夜,数十万人涌上街头,那鞭炮焰火,那欢声笑语,还有许多人心头默诵的杜老夫子那首著名的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以此为序。

庚寅盛暑于实斋

(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致中国读者

《驼峰空运》的故事即将纳入重庆出版社“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与中国读者共享,我感到十分荣幸。这场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军事空运行动,不仅跨越了世界上最为险峻的地貌、遭遇到最为恶劣的天气系统的考验,还要不断面对日本战斗机的严重威胁。然而,驼峰空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成功地把将近740 000吨物资运到了中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支援。驼峰空运行动的规模和成效远远超过了盟国通过陆上运输线为中国提供的援助,同时也完全彰显出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华援助的义务。我相信,《驼峰空运》将向你们展现出抗日战争中这一至关重要——而又常常被人们忽视——的篇章。



约翰·D. 普雷廷

2013年10月10日

谨献给驼峰空运的勇士们

致 谢

本书得以出版得益于许多人的帮助。首先,我要感谢杰里·怀特(Jerry White),2003年他不经意地告诉我说,至今为止还没有人把驼峰空运作为学术专题进行过详细的研究。我迅速查阅了有关文献,证实了他的话不假,这促使我意识到自己或许能够填补航空史上的这一空白。

杰伊·温亚德(Jay Vinyard)和“驼峰飞行员协会”其他慷慨无私的会员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把无数战争故事和逸闻趣事讲述给我听,从而使我对驼峰空运带来的挑战更加钦佩,也大大减轻了我写作的难度。在驼峰飞行员协会存续的最后一年里(该协会已于2005年12月解散),身为会长的杰伊总是热心地与我分享他对驼峰空运的见解,异常清晰而坦诚地为我阐述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他对该协会的领导工作体现出一种少见的专业精神和热情,每当我努力探寻发生在60年前的驼峰空运的各种“内幕”时,他总是毫不吝惜自己的宝贵时间,随时耐心倾听我的意见。

我也要感谢美国空军历史研究部、美国空军机动司令部历史办公室和美国空军国家物馆的助理研究员们给予我的帮助。空军历史研究部的托妮·帕迪托(Toni Petito)始终乐于为我提供分外的帮助或寄送我需要的特殊文件;在我访问斯科特空军基地期间,马克·摩根(Mark Morgan)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为我送来航空运输司令部的珍贵档案材料;在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空军博物馆工作的布雷特·斯托利(Brett Stolle)则在挖掘史料方面功不可没。

我还要感谢唐·毕夏普(Don Bishop),正是在他的积极鼓励和推动下,我才能在2005年顺利实现了前往中国的研究之旅,并因为他和他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同事们的帮助,这次研究之旅才十分成功,让我难以忘怀。我还

要特别感谢邹贵虎和兰希,没有他们不可或缺的翻译,我根本找不着北。同时,还要感谢王建朗教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小童和李肖伟,他们为我提供了中国有关抗日战争及该时期驼峰空运的诸多史料。我还要感谢四川省大邑县建川博物馆的馆长樊建川,他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慷慨地让我分享他的馆藏。

乔·格尔马丁(Joe Guilmartin)教授是我此书写作项目的顾问,我要特别感谢他对此书所表现出的激情和对我的不断鼓励。每当我对此书的焦点——驼峰空运的意义产生质疑的时候,他都会对我提出必要的批评,及时提醒我注意:历史车轮常常会因为某些貌似微不足道的事件而转向。而他对我最大的帮助,恐怕还在于他对我完成这个项目充满了信心,即使在我自己都感到信心不足的时候,他也始终坚信这一点。我也要感谢阿兰·米利特(Allan Millet)教授对我的鼓励和他的真知灼见,他的帮助使我的研究得以完成。我还要感谢克里斯·里德(Chris Reed)教授对我提出了严格的学术上的要求,从而迫使我从美国和中国两国的立场上抓住驼峰空运的实质。丹尼斯·索尔特(Dennis Showalter)也是我要感谢的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这部书的原稿,并同样给予了我莫大的信心和赞赏。

我还要感谢空军历史研究部的罗杰·米勒(Roger Miller)博士提出的深刻见解:航空运输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革命性的重要影响,在对宏观空中力量的研究中,它同战略轰炸和战术飞行一样值得人们的关注。艾德·卡普兰(Ed Kaplan)是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杰出的专业技能为我的研究生涯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此外,我还要向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出版社的玛丽·伦·迪克逊(Marry Lenn Dixon)和托姆·莱蒙斯(Thom Lemmons)表示感谢,是他们的专业支持使这部书得以最终出版。最后——但绝不是仅此一次,我想感谢我的妻子保拉(Paula),每当我不在家的时候,她总是不辞辛劳地独自照料和爱护我们的五个孩子,同时她还是我作品的最犀利的批评家和最热忱的书迷,没有她的支持这一切都无从谈起。

目 录

总 序	章开沅 1
致中国读者	约翰·D. 普雷廷 1
致 谢	1
引 言	1
第一章 从“卢沟桥事变”至阿萨姆—缅甸—中国转运司令部成立 (1937 年 7 月至 1942 年 3 月)	14
第二章 地貌、天气、飞行员和飞机	42
第三章 驼峰上空的“飞行表演”(1942 年 3 月至 1943 年 5 月)	69
第四章 驼峰空运与中缅印战区空中优势战略(1943 年 1 月至 5 月) ...	98
第五章 “圣诞节达到 10 000 吨”(1943 年 6 月至 12 月)	126
第六章 驼峰陷入战争之中(1944 年 1 月至 9 月)	156
第七章 驼峰成为一家航空公司(1944 年 10 月至 1945 年 8 月)	186
第八章 驼峰空运的终结	219
注 释	239
参考文献	307
索 引	339

图片目录

图 1	印度修建机场场景	38
图 2	C-46 运输机与驴车	46
图 3	1943 年驼峰航线飞行员参考数据表	48
图 4	“空中表演”时期的驼峰飞行员	72
图 5	蒋介石、宋美龄和史迪威将军	83
图 6	航空运输司令部阿萨姆邦机场分布	90
图 7	爱德华·亚历山大准将	99
图 8	1944 年 1 月至 1945 年 10 月飞行精神紊乱症发病率	113
图 9	驼峰航线上飞行的新型 C-46“突击队员”运输机	116
图 10	1944 年的克莱尔·陈纳德少将和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	121
图 11	厄尔·霍格准将和陆军后勤部司令布里恩·萨默维尔中将	136
图 12	托马斯·O. 哈丁准将	138
图 13	1943 年 10 月日本战斗机在“街头谋杀”行动中 击落的驼峰运输机	142
图 14	1943 年驼峰运输机坠毁地点示意图	144
图 15	“铝谷”局部照片	146
图 16	开罗会议	148
图 17	1943 年 6 月至 12 月驼峰航线重大事故、人员损失及总吨位	151
图 18	月总吨位和飞机使用率	154
图 19	无线电航向信标的理论传输区域	160
图 20	查布亚机场信标进场平面示意图	163

图 21	飞鸟撞击造成的飞机内部和外部破坏	171
图 22	“马特洪恩计划”炸弹种类及使用量示意图	191
图 23	威廉·特纳准将	194
图 24	印中空运部 1944 年 1 月至 1945 年 9 月事故发生率	196
图 25	印中空运部统计控制部	198
图 26	“毛虫行动”中飞机装载遇到的困难	201
图 27	“毛虫行动”中马匹运输问题的解决方法	202
图 28	中国国军士兵走下飞机	203
图 29	偷盗燃油的创新方法	207
图 30	1945 年参与驼峰空运的各种型号飞机	212
图 31	驼峰空运总吨位与国民政府获得物资数量示意图	227
图 32	航空运输司令部、史迪威公路和输油管道总吨位示意图	233
图 33	航空运输司令部、史迪威公路(扣除汽车自重之后) 和输油管道总吨位示意图	234

人们习惯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跨越喜马拉雅山脉的航空运输称作“驼峰空运”¹，虽然它的意义一直未能受到人们的足够关注，但是在专家眼里，它却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持续不断且最为雄心勃勃的空运行动。1942年初驼峰空运开始的时候，参与这个行动的还仅仅只有几架东拼西凑起来的飞机和为数不多的飞行员，但是它却迅速成为美国政府兑现支持中国抗日战争承诺最实实在在的行动，至驼峰空运结束时美国通过这条航线共向中国运送了74万吨物资，远远超出了通过滇缅公路和利多公路的陆上运输运送物资的总量。²实施这个空运行动不仅要面对世界上最恶劣的气候条件并飞越最危险的崇山峻岭，而且还要时时刻刻面临敌机攻击的威胁。尽管如此，却很少有人对驼峰空运进行过认真的研究，现有的书籍大多是亲历者的回忆录或者短浅的通俗文学作品。³人们通常的做法，是把驼峰空运作为整个中缅印战区大战场中的一个附属行动来看待，并没有从驼峰空运在该战区所处核心地位的角度对其进行过客观而详尽的历史研究。

这些专著认为，中国早在1937年就已经开始了抗日战争，驼峰空运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盟国的支持。然而，自1944年初，驼峰空运的能力已经大大增强，美国的战略已经不再是维系中国抗战的国家士气这一初始目标，而是把驼峰空运作为向驻华美军运送装备和给养的主要手段，为最终进攻日本本土做准备。从提供军事补给的角度上讲，只有维持驼峰空运才能为整个中缅印战区的战事提供动力，因此它就成为了盟军开展其他所有军事行动的前提条件。驼峰空运代表着美国人为抗击日本侵略而作出的巨